



故乡的桃树

□陈宏强

桃树大抵很好存活。往往吃完桃子后，不经意间向草丛里随手一扔，来年就能从土中冒出芽来。我家祖屋后门口有棵桃树，也并没有特意栽种，更不知是源自谁吃完落下的桃核，只一年时间，就冒了半墙高。在农村里，这样的小桃株寻常可见，并不惹眼，极有可能因为清理草丛被连带着拔去或枯于农药。但那棵桃树绿了枯，枯了绿，挨过了第二年、第三年，直到第四年，祖母开始想着把它好好养大。春草刚刚冒出来，祖母就开始除草，一茬茬地拔，周围几平方米内不再允许草丛肆意生长、扩围，守护着这颗桃树的私有领地。它从“散养”变成了“圈养”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家的桃树。

这年秋冬之际，桃叶刚刚落尽，祖母便找人修剪桃树枝条，疏除过密的枝梢，以便第二年更好地受光、通风。细想起来，这应该也是它完成从“株”到“棵”的华丽蜕变的肇始。自那以后，这颗桃树慢慢地长大了，树冠最高处都要超过一层楼，甚至还成了我家的“标志物”。记得一位上海的远房亲戚来访，一时间认不得是哪户。问了村里人后，就是靠着一句“后门口有一棵大桃树那家”，按“桃”索“户”，找到了我家。

没有嫁接前，这棵桃树要数在端午节前最为风光。在老家农村一带，每年端午节有习俗——挨家挨户都要挂上桃树枝，与艾草、菖蒲等捆成一束，名曰“辟邪”。因此，每年端午节前筹备这些时，我家那棵桃树荣幸通过了全村人的肉眼“筛选”，枝条一度挂上了全村每户人家门口。祖母一向热情，不光提供剪刀、绳子，还时常给那些派小孩子来要桃树枝的邻居帮忙剪、捆。

桃枝剪去后，当年就很难结果，那些剩下的绿叶随风摇曳，辉映在祖屋的白墙上，宛如一幅绿白相间的帘子，遮蔽出一处阴凉。后来，村里为了装饰，在河道边里栽起了不少桃树，人们的端午“取材”有了它源。祖母请来了邻村的嫁接师傅，将多余的枝条剪除，剩下的枝条一一切开，嵌入砧木并缠紧。过了几年，每当密密麻麻的果子挂上枝条，祖母都要拿几颗粗壮的木棒去顶住那些被压下来的树枝，似乎生怕它们受累不肯再长大。

每年七八月份，桃子就到了成熟期。此时正逢暑假，自然也逃不过村里小孩子的眼睛，三五结伴经常来到桃树前“巡视”一番。祖母拿出早就摘下的果子，一一分给大家，乐呵呵地看着孩子们吃。熟透后的桃子或者害病后的桃子都散落在桃树下，一夜间可能就会烂掉，祖母会仔细捡拾回家，洗净后放入大灶台里煮成桃酱。“我牙口不好，只能吃这桃酱”，每当家里人阻止她吃这些烂桃时，祖母就这样说道，顺便还盛一碗好的桃酱夹着我们拿给邻家那些长者们。

祖母过世前一年，这棵桃树长满了一层层的黑斑，有几处枝条上甚至还穿了孔。家里请人来喷洒农药，又疏了枝条。剪下的一根小孩腕口粗的枝条，上面有一个分岔头，专门让木工裁去两头做成了一根拐杖，预留着可以给卧病在床的祖母康复后做个支撑。然而，桃树第二年依旧没有等来发芽，光秃秃的树枝被一阵台风卷折，再也没有抬起来。祖母终究也没用上拐杖在桃树荫下站一会，没有挨过那个冬天。

今朝清晴可喜

□王太生

“今朝清晴可喜”，是民国文人沈启无书简里的一句话。老沈这个人挺逗的，他遇上好天气，心情愉悦，就赶紧写信告诉朋友，分享他的快乐，天真又风雅。

可能是一觉醒来，推窗望见明晃晃的日头所带来的好心情。此时晨曦初露，四野清新，太阳从东窗映入，连日阴雨的停歇，遇到久违的阳光心里高兴，估摸着想约请几个老朋友，一道聊天吃茶。

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天气，该洗的，要洗一洗；该晒的，要晒一下。于是，抱被晾阳台，或者干脆扛被下楼去，找个地方摊开晒太阳。

还要出门去买菜，沾着露水的清蔬，买一堆马兰头、一堆豌豆、一堆苜蓿、一堆小茴香。这几样嫩草头碧绿莹莹，素炒两盘，口中咀嚼有清气，配得上这样的好天气。

好多雨天不曾做成的事，清晴可喜的天气里，应该去做一做。出门拜访朋友，朋友不在，空留小屋和一本随风翻动纸页的书。和煦阳光吹拂，古旧小屋旁一树辛夷，姗姗生动。

浅夏访友，我曾经推崇两种方式，一是筒衣鹤步，拎两瓶老酒，扛一枝黄澄澄的枇杷果去看他；若是对方不在，就陪他们门前摇曳的花儿坐一会儿。这两种方式在我看来，都清晴可喜，抑或可爱。

一个人遇到好天气，他就赶紧摊纸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，把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以及感受

告诉别人。这件事情是雅的，风雅之极。

这样，就想起住在别的城市的友人老杜。春天，老杜打来电话说：“这几天气温适宜，早晨起来，望见窗外的花都开了，远近高低处有一层淡淡的雾。”恍若看见他顺着古城墙河坡往下走，走到城河边，站在木栈桥上，看刚爆芽的芦苇和碧清的水。老杜虽没有像沈先生那样极富耐心地坐下来写信，他打电话，把清晴可喜的感受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。

手写年代的雅致，一个人把遇上好天气的舒心悦畅，还有心情，写在信签上，然后寄出去告诉另一个人，可见，他对这一天生活开始时的色彩、明暗、温暖、湿度、气息是满意的，并且充满期待。好多事，有信心和耐心去做。

“今朝”，吴方言，嗲嗲的江南腔调，流露出对凡俗生活的一种欣喜。

有时这样想，不妨将它设定为雨天，情境则变成“今朝落雨可喜。”只要心情舒畅，一切皆不成问题。

雨，是春天的桃花细雨，水丝落在桃花、梨花、杏花上，落在涟漪小河里，打湿发丝，让人想起：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

或是一个飘雪的早晨，同样是一夜的好睡眠，清晨起来，心情不错，发现下雪了，而且是下了一夜的雪，天地俱白。厚厚的雪，把路和树枝都遮白了。因为是当年的第一场大雪，便有人开

心地出门去。于是，明代张岱在湖心亭赏雪，五代郑紫骑驴看雪，“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”。好大的雪啊，鹅毛大雪，落在平头百姓的肩头、驴子的睫毛上，不禁感慨：“今朝下雪可喜。”

好天气，是两个人坐在暮春的紫藤花架下对弈，紫藤花一嘟噜一嘟噜倒垂而下，光影落在脸上，花香惹蜂舞，清新雅致，人闲花瓣落。

好心情，是夕阳西下，古旧的农家小院里家人闲坐，炊烟袅袅；晚餐的小桌上，一锅清粥和一碟小鱼咸菜，四周静谧高远。

要选择合适的时间、地点，还要遇上几个眉眼温柔的人，要一朴素的青砖小院，或是小木楼，楼上凭窗向外看，阳光清澈，叶片通透。

好天气是空气清，清澈、清激、清纯、清明，绝无半点浑浊。这样说来，居所旁最好有小树丛、小竹园，空气清透明晰，能看到好远的地方，看清匆匆走过行人的脸，清新凉凉的空气里有薄荷味。

好天气是前提，不可缺少。必然是天气晴好，也无风来也无雨，风和日丽，春和景明。

清晴可喜的天气，心情熨帖，先在窗下写几个字，再画几幅画；适宜雅聚，几个老友好久不见，坐在临水小餐馆。质朴的桌椅、家常土菜，目光交流，谈笑风生，水郭酒旗风。可读书、郊游、会友、闲看……一切那么随意。

好心情，大都与天气有关，在早晨油然而生，低头有爱，抬头看见美好。